

边关地理志

马关之关

一个边关小城的边防与历史

■ 郑蜀英

用“向美而行”来表达踏访滇南边陲小城马关县的见闻,是最恰当不过的了。由于地处北回归线南侧,有人说它美在山水,有人夸它美在自然,有人赞它美在风物……

然而,我们祖先创造了一个词

明一代,这一方边境及当地百姓,鲜有遭外敌掠夺的记录。“巍巍青山成楼”,与这个单纯的防御设施相比,在马关石丫口的山巅和龙半坡的山脊线上,清代构筑的两座对峙相望、结构相仿的碉楼,便是相当有气势的攻防兼备的工事了。两座碉楼有羊肠小道相连,相距千米,互为屏障。碉楼皆为两层楼建筑,面积都为50多平方米。其石墙的厚度为1.32米,高5.6米,而四周则上下交错地布满了38个瞭望射击孔。

据专家介绍,这碉楼明显地异于古代(包括长城在内)的种种防御工事,它的军事作战功能已经从箭矢滚石、荷戈持戟的冷兵器时代,完全过渡到了现代火器的战场,两座碉楼犄角之势的布局、射击孔的全方位角度……已然超出了当时兵器器的应用,体现着武器发展的走向和战争的预期。

二

“绿树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。”如果说这些年代久远的军事设施,尚可让我们在遐想之余发一些思古幽情的话,马关县茅坪边防线上俗称“老国门”的战争防御工事建筑,却以风霜斑驳的近代遗迹,留给人们更多感慨和叹息。

1941年,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踏至距我边境仅数公里之距。敌寇压境,中国军队紧急回防边境一线。为了“御敌于国门之前”,边疆百姓和中国军队在界碑险要地段,以青石块为石料构筑了这一防御工事,其占地面积近百平方米,整个布局呈现“中”字,寓为中国领土。它既是抗击侵略的作战堡垒,又是向敌警告、宣告主权的标志性建筑。

这个有“南疆锁钥”之誉的工事,如今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,成为旅游者必“打卡”之地,无言地向熙熙攘攘的游客述说着历史的沧桑。应当说,无论是扼守要地的选址、发挥作战功能的设计、防御枪炮必须具备的坚固性……都是一流的设施,但遗憾的是,仅凭完备的工事,并不能真正保护边疆的安宁,给各族群众带来美好的生活。

如果没有一支肩负民族兴亡的军队,所谓的坚壁堡垒不过是山野间的一道篱笆而已。

“惊四千里梦,魂断有谁听。”战争与边防似乎有着同样的发展脉络,当一面鲜红的旗帜开始在马关边陲飘扬时,一部崭新的边疆历史也在枪林弹雨中开始了书写。

1929年,5位共产党员在马关成立了边陲的第一个党支部,并发动领导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对反动统治者打响的第一枪。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,却在边陲埋下了革命与武装斗争的火种。

上世纪30年代,马关的深山里还演绎了一部全新意义的“桃园三结义”——一位共产党员、一位官居县教育局长的进步人士、一位壮族青年歃血为盟、举旗为誓,建立起当地的第一个农会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、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——游击中队。

后来,经过战火纷飞的严酷考验,两位结盟者都成了共产党员,这支游击中队也随我军主力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,最后成为解放这个边陲的突击队……

三

戍边、边防、边关……但凡与边陲相关的词,大都表述着戒备、守卫、抗御等含义。边防为卫国之门,护民之关,

称光前裕后——壮美。因壮而美,因强而美,以此来形容今天的边防之景可谓尽善其道。在马关边境一线边防连的图书室里,读到古人成为边陲者写下的诗句,可以说是最好的注释:“回思木筑边城日,曾得清平似此不?”

今天,历史千帆过尽,边陲已经迎来了和平的年代。但是,保卫边疆安宁、捍卫祖国领土,依然是这片土地戍边者的第一要务、最神圣的使命。

世代居住边境的少数民族群众,对边防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表达。在边防一线网路,回答总是充满了“边防特色”:比如,××村就在××××号界碑边,再比如,可以沿巡逻道,顺着山脊线一直走……

当然,最让我意外和感动的是,来到苗族寨子罗家坪采风,群众伴着芦笙且歌且舞的,竟然是驻守在罗家坪大山的某边防连官兵自己创作的连歌:《罗家坪大山战歌》——青山重重浓雾茫茫,巍巍罗家坪大山耸立在南疆。餐风饮露、紧握钢枪,边防战士战斗在云的海洋。强军使命心中装,何惧热血洒边疆……

40年前,罗家坪大山打响了一场保卫祖国边疆的作战。我边防部队用血与火的战斗,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和平和安宁。在边防连队“连史室”里,“猫耳洞大王”尹国亮,“孤胆英雄”许明习……这些普通的名字高悬于墙,成为边防部队永远的光荣。当然,也载入了马关县的“军事志”,成为边防史上辉煌的一页。

今天登上这座巍峨大山,重访当年战火中采访过的连队。硝烟早已散去,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,连队建设更是焕然一新。但没有改变的是训练场上杀声四起、巡逻线上脚步坚实——为了保卫祖国边疆,年轻一代边防官兵就戈待旦、厉兵秣马,时刻准备为国而战的忠诚与决心,从未有一丝懈怠。

这个连队有一个特殊的习惯——老兵退伍时,必须完成一次合格的军事考核。站在考核队列里的老兵李汝峰告诉我,这样做是让战友放心,无论我走到哪里,都是一个罗家坪大山上的好兵;同时,也是一个誓言:若有战,召必回;若有战,战必胜。

连队虽然偏远,但几乎所有官兵都参加了以国防和军事理论、武器装备与军事技能等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职业教育。笔者不禁有些好奇地问:现在可学习的内容很多,你们的选择为什么不约而同呢?战士们回答简洁而自豪:我们是军人,戍边国防是我们的主责主业……

“日月丽乎天,草木丽乎土”,那么,今天边关的祥和美丽,难道不是因为有了这些忠勇而质朴的边防士兵?

令人欣慰的是,边疆少数民族悠扬歌声汇聚成的和平天籁,与连队战歌的旋律同时回荡在边疆山河。

“千里边疆党旗红,守土固边当先锋。”苗族聚居的罗家坪村是连队的共建村,村口的这副对联记载着边疆光荣的历史,也宣示着军民炽热的决心。当年在保卫边疆的作战中,这个村男女老少支前参战,村里50多位青壮年组成的民兵连,和边防部队在枪林弹雨中生死相依,并肩战斗,为保障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这个原先不见经传的民兵连用辉煌的战绩证明了自己,被云南省授予“钢铁民兵连”的荣誉称号。

保卫边疆,是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边疆。当年战斗中赢得的荣誉,今天延续在强边致富的新战斗中。今天,这个村子的《村规乡约》令人肃然起敬。第一条就是——固守边关,护卫界碑。他们既是“拥军支前红色教育示范基地”,同时又是先后收获了一个个充盈着富裕、洋溢着幸福的美誉:“边境现代化小康村建设示范点”、“平安村寨”……

“筑钢铁边境,建美丽乡村”,这是连队与村子开展“共建”确定的目标,它是边防发展的蓝图,也是已然铺展在眼前的壮丽风景。



墨脱女兵在巡逻中展开演练。马 军摄

看见

“一条崎岖的小路,一缕沉默的情愫,让岁月刻划青春的永远,去回答亲人无言的祝福……是路选择了你,还是你选择了路。”

一首《墨脱行》唱出了墨脱行路之难,也道出了墨脱路上青春之美。

初冬墨脱,群山巍峨,雪山环抱,载着女兵的车队欢快地行驶在宽阔的墨脱公路上。

姑娘们内心激动——来到西藏军区驻墨脱某边防团当兵,她们的青春注定与路有关。姑娘们满怀豪情——该边防团历史上,这20位女兵姑娘是首批成建制进驻的大学生成边女兵。

墨脱,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,直到2013年10月31日才结束不通公路的历史。

驻守在此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,担负着190多公里边境线的守防任务。由于驻地环境恶劣,交通不便,过去一直没有女兵成建制戍边女兵。

听说是首批进驻墨脱戍边的女兵,列兵袁江梦难掩内心激动。这位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的女兵,从小就受到老兵爷爷的影响,对军营充满向往。她曾2次报名参军,才如愿来到西藏高原服役。

乘车走过“抬头望雪山,低头见深渊”的墨脱公路上,袁江梦始终盯着窗外的风景看了又看。感慨于眼前的这条整修一新的边防公路,她说:“以前听说墨脱没有路,进驻墨脱要翻雪山、蹚冰河;如今穿上了军装,即将成为守护这条路的边防军人,内心多了一份自豪。”

车队蜿蜒于路上,通过嘎隆拉隧道,穿越原始森林,跨过激流、冲沟,向驻地进发。

一路上,排长王琳向女兵们介绍这段进出墨脱公路的历史:这段公路曾是中国西部最险峻的路。2013年一条柏油路建成,让进出墨脱的路程缩短25公里,从波密县到墨脱县仅需4个小时。

临近墨脱县城,车队停在路上。女兵们迎来了成为墨脱军人的“第一课”——行路。

“要成为墨脱军人,首先得读懂墨脱的路。”王琳告诉大家,过去到墨脱当兵,每个人都是从走路开始的。脚下的路是那样崎岖,还要攀登悬崖、蹚急流。昔日走在这条路上,年轻的战士体力不支便问班长:“还有多远?”班长总是善意地鼓励大家:“坚持,很快就要到了!”

然而,翻过一座山,眼前出现一座绝壁。等待他们的,还有冰川与飞瀑。第3天,当他们翻过多雄拉雪山,穿越

“老虎嘴”,绕过“99道弯”,新兵双脚磨出血泡,蚂蟥在手臂留下伤口……坚持,让每一位走进墨脱的年轻官兵,完成进驻墨脱“第一课”。如今要想成为墨脱边防军人中的一员,女兵们同样需要领悟“坚持”的真谛。

蜿蜒的小路在密林交织,女兵们已经走了3个多小时,她们从开始的兴奋渐渐变得沉默不语。

钻密林,爬陡坡……汗水已经浸湿了作训服。虽然女兵们已经做好坚持到底的准备,但这“第一课”还是给女兵们带来了不小挑战。

“注意碎石!”“小心刺竹!”男兵班长王亮亮的提醒不时响起。姑娘们走得小心翼翼,豆大汗珠滚落脸颊。

抬脚,踩稳,落脚……谈及墨脱行路的感受,广西籍女兵范晓微说:“曾经以为,行路是一件充满期待的事。如今走在路上,终于明白行路也是挑战。”

“成为合格的戍边女兵,一定要用坚持的信念,战胜每一次挑战——这样的青春才有意义。”一旁的袁江梦接过话茬。这番话语,仿佛给身边战友的心间带来一抹阳光,姑娘们的步子迈得更稳了。

6个小时后,女兵们即将走到团部。整个营区沸腾了。锣鼓、鞭炮,掌声,在热烈的氛围中,20余名女兵走进营区。欢迎仪式上,男兵们为女兵们戴上圣洁的哈达。

走进洒满阳光的宿舍,她们的脸上充满笑容。

在高原服役9年,上士郭绍梅说,此次进驻墨脱的女兵中有7人是在新训基地带的兵,“这些姑娘一直期待去边防守防,她们刻苦训练,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。”

此刻的阳光令人心生温暖,对女兵来说,边防是一个充满挑战的“梦想之地”。来到边防第一晚,她们兴奋地难以入眠。翌日一早阳光照进峡谷,洒在营区空地上,女兵们早早集合,当日她们要前往深山里一个执勤点,去了解点位官兵的戍边生活。

蜿蜒的边防公路直通深山执勤点。车辆行至半山腰,天空传来了阵阵轰鸣。袁江梦望向窗外,突然喊道:“无人机!”在高山峡谷中看到无人机,让这位大学生士兵激动不已。

中士李金涛告诉姑娘们,如今,墨脱的执勤点基本实现无人机智能化空中批量物资投送。“有了无人机,执勤点的器材、蔬菜等物资,基本都是通过无人机送来的。即使大雪封山,官兵们期待的包裹、信件也能按时到达。”李金涛说。

哨点位于森林深处,营房就是一排

墨脱边陲迎来戍边女兵

■ 马 军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

活动板房,驻守那里的战友脸上却挂着笑容。

过去,中士张慧一直坚守话务岗位。第一次来到深山中的驻训点,驻训点的战友笑着告诉张慧,如今,他们随时随地可以与家人通过手机视频通话,“如今驻地不仅通了路,‘信息公路’也畅通无阻,墨脱再也不是‘孤岛’。”

在墨脱,更多“艰难曲折之路”正在变通途,戍边军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

墨脱的网络信号十分微弱,驻守偏远点,官兵总是“一条信息也难求”。去年春节,在军地各级努力下,一条条光缆铺设到深山哨点,为官兵打通了连接外面世界的“路”。

一条条“大路”延伸向远方,女兵们对即将开始的戍边生活充满期待。

戍边人故事

“寒风飘飘落叶,军队是一朵绿花……”

深秋,一个休息日,南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俱乐部里,一段优美动听的笛声《军中绿花》传出,引得战士们不自觉地哼唱。

“崔排长,没想到你的笛子吹得这么好听,我很喜欢笛子,可以教我们吗?”围观的战友越来越多,列兵刘俊迫不及待地“拜师”。

河尾滩边防连常年驻守海拔5418米的喀喇昆仑山深处,四季飘雪,终年冰封,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。“出门一片山,四处无人烟”是雪域高原真实生活写照。

过去,连队不少战士主动购买自己喜欢的乐器,因为没人教,就堆在了库房里。去年,懂音乐的排长崔俊军校毕业分到了连队,便利用休息日教战士们乐理知识。

河尾滩的笛声

■ 杜海兵 本报特约通讯员 唐 帅

今年下半年,连队成立了“乐器兴趣班”,由崔俊负责乐器教学。后来,连队还专门购买了唢呐、笛子、吉他、口琴等乐器。

不久,许多战士加入了兴趣班。对乐器技能基础差的战士,崔排长认真教学,从“认识简谱”,到“传授乐理知识和乐器演奏技巧”。

为了让更多战友喜欢乐器,他还专门网购了书籍和教学视频,每到休息日,他就带领战士们学习。

如今,连队有18名战士“吹拉弹唱有模有样”。指导员马小敏说:“我们成立乐器兴趣班,帮助战友们在休息日不当‘低头族’。同时,也让大家自觉投入连队文化建设中,让大家生活更丰富多彩。”

入伍前,列兵祁增耀就对吉他、打击乐器感兴趣。初到边防,面对孤寂的边防生活,他总是愁眉苦脸。自从加入了乐器兴趣班,小伙子变得开朗多了。

通过筹建乐器班,更多像祁增耀一样的战士投身连队文化建设,连队的“明星”一下子多起来:中士邓建学用笛子吹奏的《女儿情》,上等兵李茂用吉他弹唱的《光辉岁月》,下士杨涛、列兵吕洋用竹板说的相声,成了战友们喜闻乐见的“热门节目”。

“河尾滩笛声悠扬,阳光洒进每个人心底。高原的天更蓝了,阳光更暖了。”连长孙岩峰说,连队有了乐器班,缓解了官兵训练、巡逻中的压力,音乐不仅可以解除疲劳,还可以融洽战友之间的情谊。



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在巡逻中穿越密林。魏小龙摄